從佛理體驗佛教的道德生活

本文爲佛教慈濟醫學獎學金入選作品

王允中

從問號的道德到眞正的道德

在我們人間，有很多大好大壞的問號道德。比方我們爲了人類的幸福，用很多動物來試驗，讓牠們傷生害命，我們求得將來健康長壽，這算是道德呢？還是非道德呢？另外，還有一些人，爲了逃避責任、感情的糾紛、金錢的負債，他自殺了，他以爲一死可以了之，這自殺算是道德嗎？你說自殺不道德，還有許多聖賢殺身成仁、捨生取義，爲國家、爲人類的利益，而自我犧牲，你說這不算是偉大的道德嗎？

日本佛教眞言宗的親鸞上人，他是一位出家人，娶了三百多位妻子，親鸞上人不是一位好色之徒，他是可憐那些階層的女人，爲了提高她們的地位，這是道德嗎？還是不道德呢？平常的盜亦有道，甚至郭槐埋兒，還有那大義滅親，這是道德呢？還是不道德呢？所以道德不道德的標準，是從你的心裏出發點開始。於人有益的是道德，於人無益有害的是不道德。問號的道德，可以說是大好大壞的道德。

我們在這裏爲道德下個註解，就是出發點是慈悲的，便是究竟的道德；相反地，出發點不是基於慈悲的，雖是好事，仍然算是不究竟的道德。道德的標準要完全從內心出發點而決定，是道德和不是道德。

知足感恩的經濟道德

說到每個人的家庭經濟，有的富有、有的貧窮。富有的家庭，生活不一定幸福；有的貧窮家庭，反而生活和諧快樂。在這個世間上，有的人能共富貴，不能共貧窮；有的人能共貧窮，不能共富貴。其實，不管貧富，在經濟生活上能有感恩的美德，就可以促進美滿幸福的生活。所以一個美滿的家庭，不是建立在物質上的富有；精神上的道德，是一切快樂的泉源。

所謂感恩的經濟生活，是每個人對生活上的一粥一飯，要有當思來處不易的感恩。一條絲、一塊布都不是簡單的事，今天的社會，知足感恩的心情，很少人培養。所以我們的經濟就算如何豐富成長，許多人仍然不會感到幸福，就是這個原因。

佛教對現法安樂的法門提出四點意見：

(1)方便具足：方便即是智慧。求財的方法很多，只要是善法，是利益衆生，甚至阿含經說：「種田行商賈，牧牛羊興息，邸舍以求利，造屋舍牀臥。」這六種資生事業，已經明白指示在家信徒，都可以合理合法的賺取應得的利益。不過，如果用其他不正當的方法，如淫業、殺業、酤酒、卜卦、算命、大稱小斗等的方法取得金錢，那就不應該了。

(2)守護具足：若要經濟生活合理，要以道德做爲基礎；正當的言行和事業，才能守護自己的財富，勤勞和守法，才是生財之道的泉源。

(3)善友具足：如果沒有善友來往，結交一些吃喝玩樂的朋友，也容易失財富。佛法說散失財富的原因有六種：「酗酒、賭博、放蕩、非時行、伎樂、惡友」。所謂善友具足：「友直、友諒、友多聞」。現法安樂的財富，自然安全。

(4)正命具足：正命是要有正當職業、正當的經濟生活，是量入爲出，合法合理。

生活上的富有，不完全以金錢作爲標準。主要的是知足感恩。諺云：「知足之人雖臥地上亦爲天堂，不知足之人雖在天堂亦爲地獄。」多少人家財萬貫，但仍然感到不足；多少人家無隔宿之糧，他仍然不改其樂。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，弘一大師鹹菜有鹹菜的味道，大迦葉在塚間修行，顏回居住在陋巷；他們所以不以爲苦，主要是因爲有知足的修養。有了知足，進一步對社會要有感恩的心。我們要想到我們穿衣，是因爲有工人爲我們織布；我們吃飯，是因爲有農人爲我們種田；沒有演藝人員，每天就沒有電視可看；沒有公共汽車司機，我們每天出門就沒有車子可乘。我們所以能夠生存於人間，主要的原因，就是由於仰賴社會大衆供給我們的需要；沒有社會大衆，我們就無法生活。所以我們要把經濟道德建立在知足感恩上面。

誠實無欺的社會道德

佛教講到社會道德，也就是社會大衆人際間的關係，主要的是要做到誠實無欺。人與人之間如何溝通？佛法提出四攝法的法門，這四攝法就是布施、愛語、利行、同事。

(1)布施：布施是發財的方法，布施不限金錢布施，還有勞力、歡喜、智慧等布施。唯有懂得布施的人，才是富有的人。不管用語言、力量、精神、物質來布施，主要的是布施結緣，是人際間最好的善意表現。

(2)愛語：愛語，是世間上最美好的聲音，每一個人都喜歡別人的讚美、別人的愛護，所不幸的是人世間常發生吵架和誤會，乃是不懂愛語所致；若能善用愛護人的話，不但與人結緣，還會增進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。

(3)利行：俗語說，給人方便就是給自己方便，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。有時候說一句話幫助別人，別人也會幫助你。

(4)同事：我們要有隨緣隨衆的性格，如果對方是軍人，那我們就應該講軍人的話；對方是教育工作者，就講教育方面的話；對商人講商人的話；對青年講青年的話；如能這樣，人際之間便容易相契。慈愛的母親，餵自己的小孩，本來是要把放置湯匙內的食物餵至小孩的口中，不由得自己的嘴巴也跟着張開來；這是由內心的慈悲，引發出來同事的現象。多站在別人立場設想，如果是好事好話，就是你如何如何，假如欲要講訓誡的話，就說我們以後如何如何。

社會道德，主要就是把人際間關係處理好，說到人際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。現在約略舉出下列數點說明：

(1)親友的關係：人間有親屬的關係，親屬固然彼此增加了許多互助，但人間越親的關係，製造的是非煩惱越多。最好父母、子女、兄弟、姊妹、親戚、朋友之間，要以道相交，以捨往還，不可只有金錢的往來。親友的關係應該做到「互相安慰鼓勵，嘉勉惜福守財，幫助人格尊榮，彼此隱惡揚善，督促前往善道。」

(2)君臣的關係：長官和部下，領袖與幹部，要彼此互信、彼此相依。做部下的人，要有「良禽擇木而棲，忠臣擇主而事」的智慧和情操。天上的鳳凰，一飛沖天，如果沒有梧桐樹，牠是不會停下來棲息的；忠心耿耿的大臣，若不遇明君，連官都不要做。若是做領袖的人，要能知人善任，量材運用。所謂「世有伯樂，而後有千里馬；千里馬常有，而伯樂不常有。」當然，不會人人全是千里馬；但我們應該知人識人，這是一個領導者所必須具備的條件。

(3)信仰的關係：人不能沒有信仰，有了信仰，就會有人神的關係、師徒的關係、道友的關係。我們做一個佛教的信徒，護持佛法是最重要的責任。第一、護人更要護法；第二、護神更要護佛；第三、護師更要護衆；第四、護寺更要護教；第五、護老更要護幼；第六、護富更要護道。

(4)職業的關係：立身社會做人處世，不能沒有生活，既然要謀求生活，就要和各種職業建立關係。受教育的時候要和老師來往，要衣要食的時候，要和農工來往。不管什麼職業上的來往，誠實無欺是最重要的道德。

社會的道德就像這君臣、親友、夫妻、主僕關係，把人世間關係都調和了。所以我們對社會的關係，不管是對長官、老師、朋友，我們要注意要像鳳凰般擇株而居。親友則守望相助，尊重推崇。夫妻之間彼此潔身自愛而敬愛有禮；主對僕慰勞獎勵，僕對主忠於職守；主要有培養僕人獨立經營，自己獨當一面之善心；僕有盡力發揚主人事業之忠心。如此，才能造成一個誠實無欺的社會道德風氣。

歸敬三寶的宗教道德

常看到一些人，在這個廟求得不靈，就到別的廟；或者信了這個教，又改信了那個教；有的爲了自己幸福而殺生拜拜，這也不合乎宗教道德；有病求神明給我健康，沒有錢了求神明給我發財，讓神明這樣忙，這也是不合乎宗教道德。作事情能不能合乎道德、能不能作，自行決定就好，偏偏要在神明面前占卜問卦，一旦出了問題，便說這是您教我做的，把責任推給神明。

對於信仰的對象，爲什麼會有朝秦暮楚的做法，或對它種種的要求？除了欠缺宗教道德觀念，也有認識上的錯誤。佛陀對於宗教信仰曾有開明的指示：不要因爲大家這麼說就信仰，必須經過自己理智的抉擇才信仰。(上)

由悉達多太子到釋迦牟尼

于凌波

(一)

寫完「佛是覺者—釋尊是世間覺悟之人」一文後，意猶未盡，覺得對釋迦世尊介紹的不夠詳盡，因此再寫「由悉達多太子到釋迦牟尼」，來介紹太子出家成道的經過。

要介紹太子出家成道，應先自古印度的時代背景說起。遠在公元前十五世紀時，亞利安人入侵印度，征服了印度的土著。但直到公元前五六世紀的時候，印度尚未統一，在五印度—東、南、西、北、中五區，散佈許多部族或城邦式的小國。那時，征服者亞利安人的婆羅門教盛行，把人民分爲四種階級，即專司宗教祭祀的婆羅門種，統制者的王族利帝利種，一般農工商民的吠舍種，和世世代代爲奴隸賤民的首陀羅種。這其中，吠舍以上的三種階級是亞利安人，被稱爲再生族，可以祭祀，死後可以生天界。而土著的首陀羅種是賤民，由神脚底板下出生的，世世代代只能做奴隸。而婆羅門種藉着祭祀的神權，王族藉着統治者威力，來壓迫群衆。

那時印度思想分歧，邪說泛濫，有所謂六十二種異端思想，以及著名的「六師外道」，散播邪說，反抗婆羅門的傳統思想。如六師外道中的阿耆多翅舍欽婆羅，是最早的唯物論者，認爲地水火風是實在的元素，並否定靈魂的存在。另一位賤民之子，出生在牛舍中的富蘭那迦葉，是道德否定論者，認爲掠奪、通姦、殺人、詐欺，都不算是罪惡。此外尚有宿命論、快樂主義、懷疑主義等等。

那個時代，社會貧富懸殊，有富可敵國的大富長者，有貧無立錐的賤民，淫亂之風熾盛，社會道德淪喪。總之，那是一個黑暗和痛苦的時代，並不是太平盛世。

一切宗教與人生哲學皆由尋求祛除痛苦的途徑而來。因此在最痛苦的時代、最痛苦的地區，即能產生偉大的宗教家與哲學思想。而釋迦牟尼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產生。

(二)

在公元前六世紀的時候，喜馬拉雅山——當時名叫雪山的南麓，現在的尼泊爾境內，有一條雪山積雪融化滙成的羅泊提河，在河西岸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有上十個城邦式的小國，再由這十個城邦的城主，推出一位最有力量的城主作「共主」，而當時這小共和國的領袖，就是釋迦族的族長，迦毘羅衛城的城主淨飯大王。

淨飯大王的王妃摩耶夫人，在四十五歲時爲大王生了一個兒子，不幸夫人產後七日病逝，淨飯王把撫育太子的責任委託給夫人的妹妹摩訶波闍波提，她像對親生兒子一般撫養太子，後來她也成了淨飯王的王妃。

太子出生，淨飯王爲他命名悉達多，這是漢語吉祥的意思。有位頗負盛名的預言家阿私陀仙人來給太子占相，他說太子長大之後，若是在家，一定成爲轉輪聖王；若是出家，可以成就一切智慧，利益天人。「只是——」，阿私陀嘆息着說：「據我推斷，太子將來必定出家學道，轉大法輪。可惜我老了，恐怕看不到這種情形了。」大王聞之亦喜亦憂。喜的是兒子將來是轉輪聖王，憂的是怕兒子將來出家。

太子自幼異於常人，他雖生於王者之家，但不喜物質享受，時常沉思冥想。有一次同父王郊遊，看到田中農人，赤裸着背在烈日下工作，老牛拖着犁向前掙扎，被鞭打得皮破血流，農田中被犁翻出的小蟲蚯蚓，爲鳥雀競相啄食。這一幅血淋淋的生存鬥爭圖，使太子感到極哀痛，就在閻浮樹下，端坐沉思，淨飯王問他何以如此？他說：「看到世間衆生互相吞食殘殺，心中感到難過。」

淨飯王見他聰慧沉思，決定給他找一個才貌堪以匹配的少女作妃，在名門豪族中察訪結果，爲太子納得釋種婆羅門摩訶那摩之女耶輸陀羅爲妃。並爲太子在宮中造下涼殿暖殿，以五百綵女，歌舞隨侍，人間娛樂，可以說應有盡有；但這些聲色之娛並不能使太子感到歡樂，相反的更使他感到「人命苦短、憂思無量」的煩惱。

相傳太子在出遊途中，曾遇到老人、病者、及死人的屍體，他嘆息道：「日月易過，少年不常，老至如電，身形不支，氣力衰虛，坐起苦極，我雖富貴，豈能獨免，念及將來，甚可畏怖。」至此，他有了出家學道的決心。

太子廿九歲的時候，他捨棄了他未來的王位、嬌妻、稚子——耶輸陀羅已生一子，名羅睺羅，毅然離家，走上了出家學道之途。

在許多種不同的佛傳中，都強調悉達多太子青年時的生活是如何的富有豪華，多姿多采，而太子卻喜歡深思冥想、出家學道，但往往忽略了兩點事實：第一、太子生後七日而喪母，無論如何，這對他的個性思想都會有所影響。第二、當時社會階級制度的不平，社會風氣的墮落，賤民階級被壓迫的痛苦等，不能說不是他出家學道的原因——最難能可貴的，太子是統治階級，不是被壓迫者；但是以他悲天憫人的胸懷，他不能忍受，他要出家去求解脫之道，和改革之道，爲他自己，也爲世間衆生。

(三)

一般佛傳都說太子「出家」，但這「出家」二字，並不是我們今日所稱的「剃度出家」——當然那時尚沒有現在所謂的佛教。而那時有宗教形式的婆羅門教，又是太子所深爲反感的，所以太子出家，他只是離開家庭，出外尋訪修道的人，去觀察、或者印證他們思想路綫或修行方法。

太子訪道的區域，在羅泊提河下游，恒河兩岸。印度炎熱多雨，許多外道的修行者都在林中結廬而居——即所謂苦行林。外道修習苦行，種類頗多，有絕食自飢者、有投淵者、有赴火者、有自墜者，太子往訪一位修苦行的跋伽仙人——仙人，是當時對修道者的尊稱，並不眞的是仙人。他見跋伽仙人的徒衆，有的身披草衣、有的身著樹皮、有的躺在荆棘上、有的把身體埋在泥土裡，太子問他們：

「你們修習這苦行，到底有何結果呢？」

跋伽仙人說：「欲求升天。」

太子說：「升天雖然快樂，但福報受完，仍將墮落呀！」

他又訪問了事火外道優樓頻羅迦葉、大學者阿羅邏伽蘭、修禪定的鬱陀羅等，但覺得他們修習的，仍不過是生滅法，修禪定縱到非想非非想境界，仍在三界以內，脫不過生滅無常的法則。

太子這樣訪了數年，毫無成就，乃思維眞正悟道，還在自己的精進；於是就到尼連禪河西岸，優樓頻羅村外的苦行林中，靜坐思惟，他這樣廢寢忘食的修持了一段時間，對解脫之道仍是一無所得。他自思這樣苦行，與外道有何分別？還是別尋修持的途徑吧！於是他到尼連禪河洗淨了身軀，並接受林中牧女供養的乳糜，讓疲憊的身心休息了一陣子，然後到距尼連禪河十里之遙的一處樹林中，在一棵畢波羅樹——即菩提樹下，在一塊大石上敷以吉祥草，結跏趺坐，並且發下誓願：「不成正覺、誓不起座」。

據佛經上說，太子此時以金剛不壞的勇氣追求大道，如此經過了四十八天，於十二月七日夜裡，諸惡魔——事實即內心的妄想煩惱的化身橫來侵擾，太子現大威力，降伏魔軍，即入定，思維眞諦。到十二月八日黎明之前，太子舉頭仰望，晨星閃爍，此刻他心中靈光頓啓，澈悟了生死眞諦，當下成就佛道——其實就是將他六年來參訪外道所討論的哲學，與他自己參悟的人生哲理，加以整理印證，最後獲得了有系統的網領。

從此，悉達多太子成爲覺者，後來被尊爲「釋迦牟尼」——釋迦族的聖者。